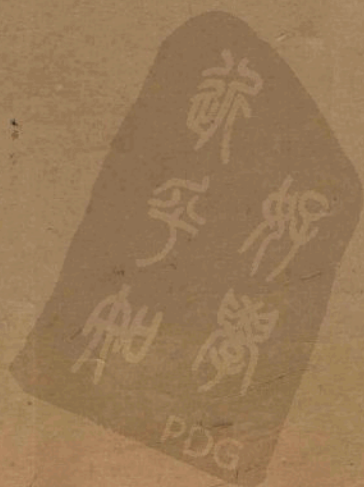


孔堂文集

全



立父病中自次其文爲孔堂初集二卷孔堂文集一卷
孔堂私學二卷總五卷號王立父遺文戊午正月病革
余入視臥內立父命侍側者出一編牀頭謂余曰吾不
能與子共竟斯道命也惟子知我辱厚於我區區者重
以累子視吾兒長能讀吾書則授之卽不然得不終棄
擲幸矣余時哽咽不能出聲領之而已旣視其含殮退
而封識藏篋中不忍發也暇日偶言於所知乃俾余檢
校其字畫而募工鏤之板昔歲丁酉余姊歸立父先君
愛其才館置之時我姊嗜讀書曉晰大義事有不可
多舉二十一史司馬氏通鑑以證其說余兩弟炳衡豐
萬喜爲樂府歌詞而余與立父兼治古文年少氣銳自

許要爲數百歲傑出人而立父尤明敏強記落筆輒傾
動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交加賞異不啻口出今號孔堂
初集者皆當時數年間作也已酉以同郡嚴氏牽連逮
詔獄猶記余送之杭州武林驛銀鐙拖曳書未嘗去手
自後獄解居京師暨客授里居諸所爲誌傳序記如孔
堂文集者逾益簡古純粹輔作者之堂矣其孔堂私學
則詳於自序大率本諸師友淵源所漸而自得於經史
者爲多其於經史博觀約取而於經尤深於詩禮不蹈
襲不穿鑿而能得其所以云之意蓋年來益務爲有用
之學雖流離頓路而耿耿者自信不少悔余嘗謂以立
父之才之遇豐此嗇彼殆天將誘其言使有所扶樹明

白非苟然者惜乎其遽死也嗟乎天不可恃而在我者
當自盡立父已矣雖未見其止而文章必傳無疑正復
何恨惟是二十年來吾先君捐館炳衡豐萬相繼夭折
我姊之喪且不及俟立父之歸今立父死甫期而其遺
孤則又殤矣余憂患疾病精神實喪豈獨所就有負於
初心而慙於立父其輾轉死生契闊之際且不待一展
卷而泣然不知涕之何從也立父每病後世詩學之衰
七言律又其靡也故集中多不存其餘述造雖片詞半
簡皆有可觀非其所自次不復增入將收拾爲補遺附
焉而特書立父爲文之本末暨余之所感以諭世之知
立父者乾隆己未六月姚世鈺書

孔堂初集卷一

吳興叢書

長興王豫立父

自題青山獨往圖四首

青山更青處劃斷軟塵紅
合有忘機者沈冥向此中
因之覓芝術行矣任西東
矯首風烟外荒塗曲折通
竟謝朋游去從教出處分
肯迷三里霧愛過一程雲
病失縱橫計閑攜冰雪文
無爲愁寂寞鸞鶴與同羣
暫與樵人值終然塵跡疎
聽泉還抱杖劬藥自攜鉏
藤竹饒閑意麀麀無定居
就中多激發早晚著山書
壯志竟何成空山過一生
喧啾諳鳥性舒卷得雲情
高樹晚風急遙天落照明
誰爲傳此意鎮日畫中行

山莊雜詩二首

隙地四十雙深草三尺許疇曩本膏腴棄置等墉鹵方
悔游惰非何辭困貧窶今歲捐筋力荷鋤學爲圃編籬
藝菜本投種逮春雨雨甲與煙苗茸茸漸覆土茁此三
十品便可助鼎俎惜哉霜降後枯倒同榛莽復悟用力
淺成功安得巨不如蚤種松共結歲寒侶彈指十餘年
一一中梁柱

東林好耆舊

謂丁長孺先生

於世旣不合未老營菟裘愛此山

千疊規爲五畝園草萊手薙葺水木旣明瑟琴書復安
帖更聞招諸生呬唔共講習乃知有道士出處皆足法
後來作招提方袍此中集高坐句讀師教授門常闔兒

時亦從游昕夕抱書入像設雖堪憎清芬如可揖別去
踰十年已歷塵沙劫精廬無復存廢墟風溘溘我聞爲
憮然重來看一帀惟見荒榛閒石筍如人立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序

虞山錢遵王積書逾萬卷其閒宋元槧本爲多因取今
世俗本之脫謬顛倒者手校之凡是且非如以匙勘鑰
復毛舉其目各爲論次著於錄得四卷署曰讀書敏求
記而我友趙君爲刊鏤之以行嗚呼道成於學而藏於
書故索道於斯世者必究塗焉若遵王所爲玩其華而
已於學何補雖然顏之推嘗言之校正書籍亦何容易
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然則覽是書者毋輕議其離本

飭末也

沈謙之時文序

沈君謙之將板行其所爲今時文於世而勸予一言予讀之旭旭然如日之始出燦亮瑩潔光照無主宜一時耆名老德胥歎嗟以爲莫及而試使之年則尙未勝冠於是且有與疑年者予則曰可無疑也夫凡今之抱負墳策者莫不窮日落月嘔膽刳衷蘄有以自見顧反刳剗僞卒罕其人良以自棄於高聽而甘心馳驚於曹好曹惡之中是由適郢土而首冥山也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而又曷怪焉柳子厚不云乎學操琴學書無碩師而徒狀其文其所不可傳者終不能得孰謂爲文而異於

是況今時文卽漢經義閒嘗披漢儒林傳其所載通經
名家者率各習其師而經生所處落落參錯天下則往
往羸糧舉藥負書擔囊踰越山河以究竟其術至有積
十餘年還家者有絕問不還而其家且爲之發喪制服
者是故學成而身已無却少壯矣其克父教其子兄教
其弟不俟出門而世世傳學不絕者梁邱氏高氏歐陽
氏陳氏大小夏侯氏孔氏韓氏徐氏大小戴氏瑕邱江
氏尹氏劉氏張氏曹氏牟氏甄氏而外無聞焉自非大
雅卓爾甘辛苦不辭者將不免隨其嗜慾準的無依哉
然則於謙之乎何疑蓋沈氏地胄清華其以通一經擢
上第登承明金馬著作之庭者且三世未艾略眎漢之

梁邱氏高氏以下何遠而謙之又時時從還瘡方先生
遊胚胎濡染不啻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曹好曹惡
者一切不以亂其心而獨得所不傳故雖笄朶勝鮐背
也而猶疑焉必華髮墮顛而後可乎是齊宣王之用人
而見哂于閭邱卬者也疑者乃解遂次第於策以復謙
之并眎凡今之抱負墳策者其謂之何矣

白雀寺觀設戒同姚豐萬

髣髴萬松岡迢遙野路長開堂僧說法到處我逢場落
日見山翠微風聞佛香琅琅又何意一笑問空王

卽事

雨絲風片正蕭然此落吳蠶已再眠一段清愁誰畫得

紅綃香潤入梅天

風雨同姚葢浦泛舟碧浪湖

昨夜鷓鴣啼今朝雨不止當門碧泱泱已添三尺水終日但昏凝入夏猶淒寒而我於此時瑟居慘不歡招呼林藪人共覓蕭森處正值開岸風扁舟出城去斯須見峴山山前碧浪湖湖光淡無類山色腴不枯迷茫山上雲閃忽湖中電初至亦悸怖小住逾眷戀始悔從前來登臨殊草草不從風雨中安識湖山好

過臧丈道山寓齋

城南賃屋絕纖埃畏冷柴門午後開步履相過先一笑少年也覓老人來

卜肆記

人苟有以立其身居毋卑行毋污是故司馬相如之酒
鑪宋清之藥店陳起之書坊嚴君平之卜肆胥灼當世
而芳千古嚴君喜嚴今之君平也家貧贍生多闕僦僧
屋於駱駝橋之側爲肆而鬻卜焉卜之爲類實繁舉其
概以蔡以蓍以瓊茅以錢以粟以瓢以箕以蚌殼以雞
以烏以鏡以琵琶以瓦以箸以筴筭不可覩縷要其歸
爲稽神求問導惑教愚鈞也而喜嚴則以字且卜之爲
道衢畛雖異原其所得莫不學有師承心難獨出而喜
嚴則洗析字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呂豈
宜空所依傍不差秒忽豈非所謂襲古增妙者與其肆

陋狹不逾數席而通途在前憧憧者蜂還蟻逞羣呼族
譟塵起撲面素衣成緇扇不能障袖不能拂而喜巖處
之靈府恬而神用爽初不以羣形浩擾而築其聰翳其
明也夫前良之稱君平以爲與父言慈與子言孝顧閉
肆下簾輒讀老子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喜巖儒者所
吟誦胥古聖賢道德言語意其吉凶他人必賢於君平
遠甚不寧惟是吾聞季札以樂卜趙孟子以詩卜襄仲
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
成子以禮卜喜巖深於詩著有數百篇傳詠於時必達
於政而能言又先儒黃文叔謂詩卽所謂樂語蘇明允
謂樂足以通禮之所不及然則喜巖之於人之情世之

變意通響象圖在精誠故何慮何營十言十當彼務華
絕根者尙無從窺測其萬一豈況君平淺聞小數難可
同年而語而又安得以其居之卑行之污而聽其晦而
不彰耶君平死百千年陸龜蒙爲作卜肆銘以刻其意
吾與喜巖生同時論交也久遂攬筆爲記庶將來不淪
於寂寞

寄金壽門若谿二首

相見卽成別相思日幾回元龍非慢士文舉自多才

時客

若谿長官所

遠道開詩板涼風戀酒杯遙知有鄉信已寄熟

衣來

舊業若谿上年來蹤跡稀房廊生篠本梁梠長垣衣遙

憶爾久客應憐我未歸秋深能待否相約一開扉

題朱水部扁舟詩意圖

水部清瑩蚤擅場生綃一剪畫谿光瓜皮艇子隨風去
無數雁花開夕陽

寄方朴山先生

幽莠幼亂禾鰲牛黃似虎萬事莫不然更僕難覩縷流
毒及詞章是非尤蠶午他目則亦日出奴每入主他耳
則亦耳數典競忘祖羸劉視若讐韓李棄如土自命蛟
螭盤毋乃螻蚓語嗚呼作俑誰沿襲成門戶先生大雅
材早歲謝簪組涵泳窺聖涯爬梳窮義府餘事搞清文
長袖稱善舞啖點開精藻講畫復隆古同器判薰蕕一

水分灘澗縱教僞體多魯縞當強弩足令持駕者北面
悔適楚嗟予本樵昧與世相鉏鋤獨於此用心時過枉
勤苦譬彼負山蚊何異失相瞽豈期高手醫收蓄到敗
鼓見貽尺素書鄭重示端緒時時上口誦不敢便臧弄
并招錢塘遊袂衣造兩廡時先生授徒錢塘樽酒爲細論件繫
復毛舉真成捆載歸垂橐得積貯別來倏數月多病困
煩暑稍稍簡編疎依然笑貧窶方知贗與真相去一累
黍所貴愼其實剽竊焉足取何日更過逢高飛乏毛羽
江天潮落時微銍一延伫

題喬上舍湘江醉月圖

入手何辭杯淺深月高風定足開襟鷗鴟一例愁行客

柔櫓休過苦竹林

喜雨

昨夜月離畢今朝雨不休已滿田田水還添岸岸流旱
苗青吐穗細草綠垂頭吾道亦謀食從茲百不憂

秋近示豐萬病中

桑扈田衣是樂方經旬拋却臥匡牀萬金良藥何由得
但望秋來一味涼

寄朱進士陽羨

曾攜襪被客僧寮慚愧高情折簡招夢裏時時過水榭
野鶯煙樹綠迢迢

姚念慈經義序